

狻猊·天马·跳脱纓

——以考古为例看伊朗与中国的文化交流

李 零

内容提要 以往关于伊朗—中国间的文化交流，多依赖传世文献进行探讨，时间范围主要集中在萨珊波斯晚期或中国隋唐时期。本文以狻猊（狮子）、天马（阿克哈·塔克马）和跳脱纓（手串）为例，试图探讨两国间年代更早的交流。从考古发现看，狮子在战国时期就已经为中国人所了解，并从汉代就扎根于中国艺术。比较汉晋和萨珊艺术中的额髻和鞍鞞后的花穗，也可以看出中国与伊朗在马具、马饰上的许多共同特点。此外，中国首饰中的玛瑙珠、天珠和“蜻蜓眼”也深受伊朗艺术影响。

关键词 狻猊 天马 跳脱纓 伊朗

绝域苍茫，一条古道连东西，中国在东，伊朗在西，中经西域各国¹，商贾驿使往来不绝，世称“丝绸之路”²。昔劳费尔讲中国对伊朗文明的贡献³，讲西域各国对唐代中国的影响⁴，皆以伊朗、中国为两端，西域各国为中段。这里所说伊朗与中国的文化交流，自然离不开西域各国的媒介作用。丝路两端相互馈赠，不光是植物、动物、矿物类的“金玉珠宝、珍禽异兽”，还包括精神文化的交流。如世界六大宗教，祆教、摩尼教、景教、佛教、犹太教、伊斯兰教，除佛教是从印度发源，经西域各国传入汉地，其余宗教几乎都是从伊朗，经西域各国传入汉地。

下面举三个例子，管中窥豹，以见一斑。

〈1〉 《史记》有《大宛列传》，《汉书》《后汉书》有《西域传》，三传所记五十余国，绝大多数在与汉地邻近的今中国新疆境内，远国如罽宾、乌弋山离、安息、大月氏、大夏、康居、奄蔡、大宛等，主要在今中亚五国、阿富汗、巴基斯坦和伊朗境内。西域诸国，其中的安息就是指帕提亚时期的伊朗。

〈2〉 “丝绸之路”本指中国与伊朗或中国与印度间的贸易通道。欧洲人则把此道西延，视为中国与罗马间的贸易通道。案：波斯语曾是此道上的国际通用语，如同今日的英语。中国内地清真寺的经堂语多波斯语词汇。

〈3〉 Berthold Laufer, *Chinese Contributions to the History of Civilization in Ancient Iran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History of Cultivated Plants and Products*, Chicago: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19. 中文译本：[美]劳费尔著(林筠因译)《中国伊朗编》，商务印书馆，2001年。

〈4〉 Edward H. Schafer, *The Golden Peach of Samarkand, a Study of Tang Exotics*, Los Angeles and London: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, 1963. 中文译本：[美]薛爱华著(吴玉贵译)《撒马尔罕的金桃——唐代舶来品研究》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，2016年。

一 狻猊、豺貌和中国艺术中的狮子

前伊斯兰时期，伊朗有三大帝国。这三大帝国与中国的年代对应关系是：阿契美尼德王朝的波斯帝国(前550—前330)，大体相当于中国的战国早期和中期；帕提亚王朝的安息帝国(前247—公元224)，大体相当于中国的战国晚期和秦汉时期；萨珊王朝的波斯帝国(224—651)，大体相当于中国的魏晋南北朝、隋和唐初。

中国古书最早提到“安息”是西汉司马迁的《史记·大宛列传》，年代大约在公元前2世纪左右，属于帕提亚时期的同期史料；最早提到“波斯”是北齐魏收的《魏书》(一共出现过八次)，年代大约在公元6世纪左右，属于萨珊时期的同期史料。更早，两国是否有来往或彼此听说过什么，是个值得探讨的问题。

中国只有老虎，没有狮子。狮子为西域传入，历朝历代多有记录，是中国与伊朗以及西域各国来往的重要证据^①。问题是，中国人是什么时候知道狮子的。

狮子传入中国，史书记载，最早在东汉，如：

1. 汉章帝建初四年(79)和章和元年(87)从月氏进口(《后汉书》的《章帝纪》和《班超传》《西域传》)。月氏，指大月氏，在今乌兹别克斯坦、土库曼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一带。
 2. 汉章帝章和二年(88)和汉和帝永元十三年(101)从安息进口(《后汉书·和帝纪》)。安息在今伊朗和土库曼斯坦。
 3. 汉顺帝阳嘉二年(133)从疏勒进口(《后汉书》的《顺帝纪》和《西域传》)。疏勒在今新疆喀什。
-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，《后汉书·西域传》提到永元十三年“安息王满屈”派遣使节进献狮子给汉和帝。从年代推断，这位国王即帕提亚王朝的帕科罗斯二世(Pacorus II, 78—105)。汉章帝和汉和帝时，从伊朗向中国进献狮子的安息国王正是他。

狮子初入中国，最初写成“师子”，后来才加犬旁，写成“狮子”。但在此之前，早在公元前3世纪左右，也就是阿契美尼德王朝时，中国典籍就已提到狮子的外来译名。

中国有一本带小说性质的游记，叫《穆天子传》，内容是讲周穆王(生当公元前1000年左右)周游天下，到过很远很远的地方。该书是晋武帝太康二年(281)从河南汲县(今卫辉市)战国大墓出土，号称“汲冢竹书”。墓主相传是魏襄王(前318—前296)或魏安釐王(前276—前243)，此墓墓主如果是魏襄王或魏安釐王，则该书可能成书于阿契美尼德王朝晚期或帕提亚王朝早期。值得注意的是，此书提到一种名叫“狻猊”的猛兽，原文是：“名兽使足：□走千里，狻猊□野马走五百里。”晋郭璞(276—324)注：“(狻猊)即师子也，出西域。汉顺帝时，疏勒王来献犍牛及师子。”可见狻猊就是狮子。

① 关于中国艺术中的狮子形象，笔者在两篇文章中做过讨论。参看李零《狮子与中西文化的交流》，载《入山与出塞》，文物出版社，2004年，第145—147页；李零《“国际动物”：中国艺术中的狮虎形象》，载氏著《万变：李零考古艺术史文集》，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，2016年，第329—387页。

中国古代还有一本词典兼博物学性质的古书，名叫《尔雅》，年代不晚于西汉。其《释兽》篇提到“狻麇如虺猫，食虎豹”，郭璞注：“（狻麇）即师子也，出西域，汉顺帝时，疏勒王来献犁牛及师子。《穆天子传》曰：‘狻猊日走五百里。’”（注引《穆天子传》同上）“狻猊”即“狻麇”，下面加了“日”字。“虺猫”，原书上文有解释，“虎窃毛谓之虺猫”，意思是说，毛色浅的老虎叫虺猫。看来，中国人是把狮子当作毛色浅的老虎。有趣的是，中国人相信，这种与老虎相像的外来动物比老虎更厉害，可以把虎、豹吃掉。

“狻猊”“狻麇”“狮子”，于阗塞语作sarau，中古伊朗语作shir，印度语作simha，三种写法都是以S音打头。

有趣的是，在出土文物中，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简有题为《三德》的一篇〔图一〕¹，也提到这种神奇的动物，但写法不一样。

豺貌似虎，天无从不。好昌天从之，好丧天从之。好发（乏）天从之，好长天从之。川（顺）天之日，起地之〔纪〕。

简文“豺貌似虎，天无从不”，与《尔雅·释兽》是类似说法。显然，简文“豺貌”就是狻猊，但第一字声旁不同，从读音判断，不是以S开头，而是以L开头。有趣的是，这竟然是希腊、罗马式的拼读（希腊语作leon，拉丁语作leo）。伊朗三大帝国，与希腊、罗马都是宿敌。

狮子的形象落地中国，深深扎根于中国艺术。这里可举三个例子：

1. 看门狮子〔图二〕：中国古代建筑中，自汉以来，神道石阙和陵园的门口，宫殿和祠庙的门口，通常都有一对看门的狮子，显然是受西方影响。汉魏到两晋南北朝，狮子的形象分两种，一种无翼，一种有翼。有翼的狮子还长角，单角的是雄狮（有雄性生殖器可辨），双角的是雌狮（有雌性生殖器可辨），显然混合了鹿类动物的特点（西方翼狮也有带角者）。这类翼狮也叫“天禄”“辟邪”。“天禄”的意思是“天降之福”，谐音“天鹿”，暗示麒麟。麒麟是中国瑞兽，汉代也把这类独角有翼的神兽叫“麒麟”。“辟邪”的意思则是辟

〔图一〕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简《三德》篇



〔图二〕看门用的狮子形象

1. 东汉石狮（雌） 山东嘉祥县武氏墓群石刻博物馆（武梁祠）藏
2. 东汉翼狮（雄） 河南洛阳孟津区油磨坊村出土，洛阳博物馆藏



1



2

〔1〕 采自马承源主编《上海博物馆战国楚竹书》（五）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5年。释文考证见第285—303页。

〔图三〕装饰用的狮子形象

1. 东汉金翼狮(雄) 河北定州市中山穆王墓出土 定州中山博物馆藏
2. 东汉金翼狮(雌) 河北定州市中山穆王墓出土 定州中山博物馆藏



1



2

〔图四〕唐代陶舞狮俑

新疆吐鲁番市阿斯塔纳M336出土



除邪魅。这是中国人起的中国式名字。狮子的形象，唐以来越来越像卷毛的狮子狗，这种现象与萨珊波斯时期的狮子形象具有同步性。宋以后，南方和北方，狮子的形象不太一样，但标准形象是公狮子在门左（面朝门外的左），踩绣球；母狮子在门右（面朝门外的右），踩幼狮。门口有蹲狮，多是达官贵人的宅邸。但现代民居，多以琉璃烧造的平面狮图代替圆雕的狮子贴塑于门侧，大江南北，家家户户，到处都有。

2. 装饰〔图三〕：狮子进入中国，被人当作瑞兽，不仅见于建筑，也用于首饰、服饰和各种器物。如河北定州市汉中山穆王墓出土的一对金翼狮，就是大型石雕翼狮的缩微版。其工艺十分复杂，既包括金丝镶嵌，又包括类似中亚、西亚、地中海周边的金珠工艺^{〔1〕}，只有约3厘米高（底下的托板长5厘米、宽2厘米）。

3. 狮子舞〔图四〕：狮子与印度佛教有不解之缘。佛教北传，是经安息、大夏。狮子进入中国，除经上述地区而来，还可能自印度传入。如佛教造像塔、造像碑上多半都有一对狮子。舞狮见《洛阳伽蓝记》，本来是一种佛教法事中的表演，后来深入民间，成为中国民间节庆必有的节目。世界各地的唐人街又把这种节目带到世界各地。这种印象是如此深入人心，在西方人的眼中，舞狮已经成为中国文化的标志，就连中国人自己也忘了，中国没有狮子，狮子是外来，他们还以为这是天经地义的中国动物。其实它是一种“国际动物”。

二 天马：汉晋马饰中的额髦和鞍鞞后的花穗

中国有马，土生土长的马是蒙古马。名贵的马，高头大马，多输自西域。西域宝马也是中国与伊朗以及西域各国来往的重要证据。

汉武帝时，张骞通西域，带回乌孙马。汉武帝曾把这种马叫“天马”，后来又获大宛汗血马，比乌孙

〔1〕 陈建立《中国古代金属冶铸文明新探》，科学出版社，2014年，第448—453页。

马更强壮，遂把乌孙马改名“西极马”，只把大宛汗血马叫“天马”⁴³。乌孙在今新疆伊犁河和吉尔吉斯斯坦伊塞克湖之间，大宛在今乌兹别克斯坦费尔干纳州一带，可见汉武帝对宝马的追求是由近及远的。

为此，汉武帝还作了两首歌。一首是《太一歌》，一首是《天马歌》。《太一歌》是为获神马于渥洼水（据说在甘肃敦煌市阳关遗址附近）而作，作于元狩三年（前120）；《天马歌》是为汉伐大宛获大宛马而作，作于太初四年（前101），见《史记·乐书》和《汉书·礼乐志》⁴²。这两个纪年在安息王米特拉达梯二世在位期间（前124—前87）。

乌孙马，可能是今新疆伊犁和吉尔吉斯斯坦出产的马，大宛马可能是今乌兹别克斯坦出产的马。

《汉书·西域传》：“闻天马、蒲陶则通大宛、安息。”天马不仅出大宛，也出安息。安息帝国起于土库曼斯坦，是阿契美尼德王朝之后的伊朗帝国。汉籍中的安息多指安息帝国的东部，即今土库曼斯坦一带。土库曼斯坦出产的阿克哈·塔克马（Akhal-Teke horses）才是最著名的西域马⁴³。

中国出土文物中的马，铜马、陶马、木马均有。甘肃、四川所出多为高头大马〔图五〕，估计就是表现上述西域良马。

马从西域进口，史不绝书，一直到晚近。如明永乐十九年（1421），来自帖木儿帝国的沙哈鲁使团拜见永乐皇帝，进献之物就有宝马⁴⁴。新世纪以来，2000年、2006年和2016年，土库曼斯坦总统也三次向中国国家领导人赠送阿克哈·塔克马。

伊朗和中国，两国在马具、马饰上也有交流。如孙机先生曾对中国唐代的马具和马饰详加考证，他提到一种叫“跋尘”的马饰就很值得注意。

“跋尘”一词，文献绝少见，偶尔提及，缺乏细节描述。如：

1. 司空图《乐府》：“宝马跋尘光，双驰照路旁。”

2. 《宋史·仪卫志六》：“宋鹵簿，以象居先，设木莲花坐，金蕉盘，紫罗绣褙络脑，当胸、后鞞并设铜铃杏叶，红犛牛尾拂，跋尘。”“马珂之制，铜面，雕翎鼻拂，攀胸，上缀铜杏叶、红丝拂，又胸前及腹下，皆有攀，缀铜铃，后有跋尘，锦包尾。”

〔图五〕西汉青铜马
甘肃张掖市砂井乡葫芦墩子滩出土
甘肃省博物馆藏



〈1〉 《史记·张骞列传》，中华书局，1962年，第2694页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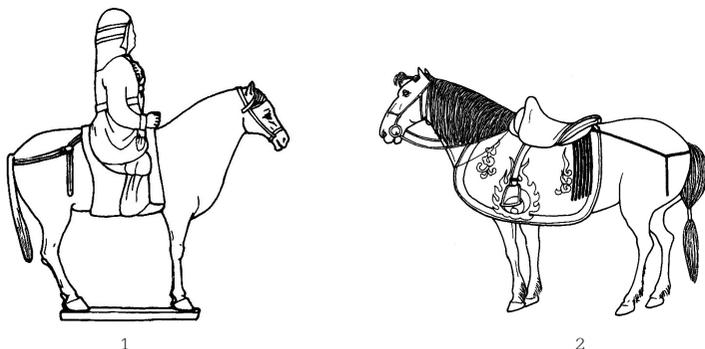
〈2〉 此二书记载互有不同。

〈3〉 伊朗宝马，东有尼萨马，西有米底马。尼萨马，历史上有不同叫法，如马萨盖特马、安息马、土库曼马等，阿克哈·塔克马就是这种马。米底马是尼萨马的改良种。

〈4〉 [波斯]火者·盖耶速丁著（何高济译）《沙哈鲁遣使中国记》，中华书局，2002年（原书包括《沙屯行记》《鄂多立克东游录》和此书三种）。沙哈鲁（Shah Rukh，1377—1447），帖木儿帝国第四位苏丹（1409—1447在位），帖木儿帝国创建者帖木儿第四子。

〔图六〕陶马俑上所见到的跋尘

1. 陶马, 河北磁县东陈村赵胡仁墓出土
采自孙机《中国古舆服论丛》, 上海古籍出版社, 2013年, 第104页
2. 内蒙古通辽市库伦旗1号辽墓壁画
采自前揭孙机《中国古舆服论丛》, 第106页



〔图七〕上: 沙普尔二世银盘
下: 库斯老二世银盘

采自前揭孙机《中国古舆服论丛》, 第102页



〔图八〕上: 定县三盘山西汉墓出土车饰
下: 古乐浪西汉墓出土车饰

采自前揭孙机《中国古舆服论丛》, 第104页



3. 《元史·舆服志二》：“象鞞鞍，五采装明金木莲花座，绯绣攀鞍条，紫绣襜褕红锦屐，鍮石莲花跋尘，锦缘毡盘，红犛牛尾缨拂，并胸攀鞞。”“珂马，铜面，雉尾鼻拂，胸上缀铜杏叶、红丝拂，又胸前腹下，皆有攀，缀铜铃，后有跋尘，锦包尾。”“顿递队：象六，饰以金装莲座，香宝鞍鞞鞞辔鬪勒，犛牛尾拂，跋尘，铰具。”

孙机认为，跋尘即后鞞¹下垂的短带〔图六〕，它是从马鞍后的垂鞞发展而来，而马鞍后的垂鞞原来有花穗，北朝以来才去掉。为了证明这一演化过程，他以萨珊银盘上的图案〔图七〕和西汉车舆伞盖柄上的图案〔图八〕做比较²。

这里可补充的是，萨珊石刻〔图九〕和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藏彩绘镜〔图十〕也有类似图像。

萨珊石刻和萨珊银盘上的马与中国艺术中的马有可比性。一是马首额鬣或向后弯曲，类似甘肃武威市擂台汉墓出土的铜马〔图十一〕，二是马鞍后的鞞带末端有球状花穗，类似孙文所举西汉车舆伞盖柄上的图案。萨珊马饰的花穗有很多种，或作橄榄形带尖，如阿尔达希尔一世《授命图》，或作球形带散穗，如

霍尔木兹二世《克敌图》。阿契美尼德时期，波斯波利斯石刻中的马，马尻无任何装饰。萨珊时期，伊朗流行带花穗的垂鞞³，但比中国晚了约三百年。这种花穗，今伊朗语叫mangoole。

汉代马饰中的花穗，清华彩绘镜中所见作橄榄形带尖，孙文所举二例作球形带散穗，非常相似。清华彩绘镜中所见之马，既有后鞞，也有带花穗的垂鞞，似乎两者是平行发展。

〈1〉 鞞即自鞍后绕过马尻，兜在马尾下的带子，即臀带。

〈2〉 孙机《唐代的马具与马饰》，载氏著《中国古舆服论丛》，文物出版社，2001年，第97—123页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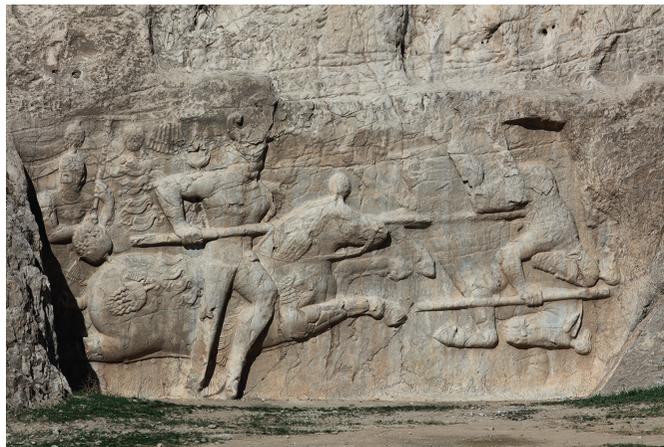
〈3〉 Mahtab Mobini Zahra Zadsar, “Investigating the Role of Tassels on the Plates of Sassanid Era,” in *Pazhuhesh-e Honar* (Biannual), Vol 7. No.13 (Spring & Summer 2017), pp.59-73.

〔图九〕萨珊石刻

1. 阿尔达希尔一世《授命图》 伊朗 纳克什·鲁斯塔姆
2. 霍尔木兹二世《克敌图》 伊朗 纳克什·鲁斯塔姆



1



2

此物是否即古书中的“跋尘”，还有待进一步论证。

古书中还有个词，叫“跋扈”，不知是否有关。

这个词，古书常见，最早见于东汉，其义与骄横、恣睢相近。如：

1. 《后汉书·冯衍传》引冯衍《显志赋》：“消始皇之跋扈兮，投李斯于四裔。”

2. 《后汉书·梁冀传》：“冲帝又崩，冀立质帝。帝少而聪慧，知冀骄横，尝朝群臣，目冀曰：‘此跋扈将军也。’冀闻，深恶之，遂令左右进鸩加煮饼，帝即日崩。”

3. 《后汉书·崔篆传》引崔篆《慰志赋》：“黎、共奋以跋扈兮，羿、泥狂以恣睢。”

“跋扈”一词，有时还加“飞扬”。如：

1. 《北齐书·神武帝纪》：“神武曰：‘景专制河南十四年矣，常有飞扬跋扈志，顾我能养，岂为汝驾御也……’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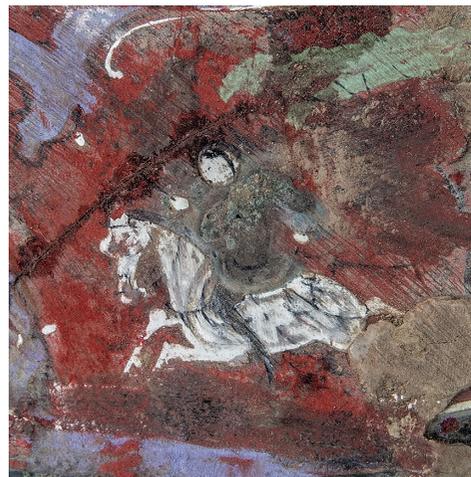
2. 杜甫《赠李白》：“痛饮狂歌空度日，飞扬跋扈为谁雄。”

3. 柴荣《谕淮南州县诏》：“蠢尔淮甸，敢拒大邦，因唐室之陵迟，接黄寇之丧乱，飞扬跋扈，垂六十年，盗据一方，僭称伪号。”

“跋扈”的跋字既有踩踏之义，又有后义，如书之跋语，就是放在书的后面；扈字既有养马、驾马、扈从义，也有后义。这个词似与马蹄踏踏、超逸绝尘，把一切甩在马的后面有关。上述带花穗的鞅带，跑起来飞扬在后，或即飞扬跋扈之义。

当然，这纯属猜测。“跋尘”“跋扈”会不会是外来语，还要请教精通伊朗—印欧语的学者。

〔图十〕西汉彩绘镜(局部) 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藏



〔图十一〕东汉青铜马的额鬃

甘肃武威雷台1号墓出土
采自林梅村《西域之贡：汉代皇家艺术中的汗血马》，《紫禁城》
2014年第10期，第75页



〔图十二〕石榻及其拓片 河南洛阳市西朱村曹魏大墓出土

1. 任超摄
2. 采自李零《洛阳曹魏大墓出土石牌铭文分类考释》，《博物院》2019年第5期，第16页



1

2

三 跳脱纓：系臂辟邪、天珠和蜻蜓眼

中国妇女首饰，臂钏(armlet，弹簧状臂饰)、手镯(bracelet，环状腕饰)、手串(也叫bracelet，以绳系珠为腕饰)，古书叫“跳脱”(又有“条脱”“条达”等异写)。如：

1. 汉繁钦《定情诗》：“何以致契阔，绕腕双跳脱。”

2. 梁简文帝《和湘东王名士悦倾城》：“衫青见跳脱，珠概杂青虫。”

3. 宋李昉《太平广记》卷一九七：“(唐文宗皇帝)

又一日问宰臣，‘古诗云：轻衫衬跳脱。跳脱是何物？’宰臣未对。上曰：‘即今之腕钏也。《真诰》言：安姑(妃)有斫粟金跳脱，是臂饰。’”(出《卢氏杂说》)案：“斫粟金”，疑即金珠工艺。

4. 宋吴曾《能改斋漫录》卷三“条脱为臂饰”：“唐《卢氏杂说》：文宗问宰臣：‘条脱是何物？’宰臣未对，上曰：‘《真诰》言安妃有金条脱为臂饰，即金钏也。’又《真诰》‘萼绿华赠羊权金玉条脱各一枚’。余按周处《风土记》曰：‘仲夏造百索系臂，又有条达等织组杂物，以相赠遗。’唐徐坚撰《初学记》，引古诗云：‘绕臂双条达。’然则条达之为钏，必矣。第以达为脱，不知又何谓也。徐坚所引古诗，乃后汉繁钦《定情篇》云：‘何以致契阔，绕腕双跳脱。’但跳脱两字不同。”

5. 明顾起元《客座赘语》卷四“女饰”：“饰于臂曰‘手镯’。镯，钲也，《周礼》：‘鼓人以金镯节鼓’，形如小钟，而今相沿用于此，即古之所谓‘钏’。又曰‘臂钲’，曰‘臂环’，曰‘条脱’，曰‘条达’，曰‘跳脱’者是也。”案：训钲之镯是乐器，与手镯无关。

2015—2016年，河南洛阳市寇店镇西朱村南发掘一座曹魏时期的大墓(M1)^{〔1〕}，该墓被盗严重，出土石牌325枚(含残片)^{〔2〕}。这种石牌有铭文，属于随葬器物的标牌，古人称“榻”，其中一枚，铭文作“珊瑚人车渠跳脱纓一具”〔图十二〕。

“珊瑚人”：指用珊瑚雕刻的小人。

“车渠”：又作砩磈。石牌铭文凡三见，另有两枚作“车渠”。《广雅·释地》把“砩磈”归入“石之次玉”

〔1〕 洛阳文物考古研究院《河南洛阳市西朱村曹魏墓葬》，《考古》2017年第7期，第71—81页。

〔2〕 中国美术学院汉字文化研究所、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《流眄洛川：洛阳曹魏大墓出土石榻》，上海书画出版社，2021年，“出版说明”页。

类。《艺文类聚》卷八四引《广志》以“车渠出大秦国及西域诸国”，引《玄中记》以“车渠出天竺国”；引《苏子》以“车渠、马瑙出于荒外，今冀州之土，曾未得其奇也”，又同书卷七三、八四引五种《车渠椀赋》（出应瑒、徐干、曹植和王粲、魏文帝）亦以车渠为西域美石。《尚书大传》卷二：“（散宜生）之江淮之浦，取大贝，如车渠。”今贝类有大贝，号砗磲贝（*Tridacnidae spp.*），盖剖面纹理，一圈一圈类似车轮。这里的车渠应指前者。我怀疑，车渠可能是类似玛瑙的美石。

“跳脱纓”：“跳脱”加“纓”，应指手串类饰物。纓指串珠之绳。这种饰物大概是以珊瑚雕刻的小人与车渠珠穿绳为饰。

上述手串的串珠，两汉魏晋墓出土，五颜六色，各种材质都有，如玛瑙、红玉髓、绿松石、水晶、煤精、琥珀、珊瑚、黄金。其穿孔，分前后穿、左右穿、上下穿。

这类串珠，各种形状都有，或作动物形，甚至人形，如河南洛阳市西朱村曹魏大墓出土的“白画骑羊儿”琥珀串珠〔图十三〕就是造型比较复杂串珠，但最为常见还是模仿波斯式小狮〔图十四，1〕的小狮〔图十四，2—7〕，各种材质都有。这类串珠有些非常小，如金村出土者，长度只有1.2—1.3厘米大小，但做工精细。汉代蒙学书《急就篇》卷三：“系臂琅玕虎魄龙，璧碧珠玕玫瑰璠。”孙机先生称之为“系臂辟邪”^①。

中国串珠，以玛瑙珠居多。古书中的“玛瑙”，含义宽泛，既可指agate（严格意义的玛瑙），也可指carnelian（肉红玉髓，也叫红玉髓或光玉髓）和sard（橙红石髓），后者与carnelian类似而颜色稍浅。

〔图十三〕“白画骑羊儿”石椁及串珠

1. 石椁，河南洛阳市西朱村曹魏大墓出土（任超摄）
2. 琥珀骑羊儿，河南洛阳市西朱村曹魏大墓出土（任超摄）



〔图十四〕波斯及中国出土小狮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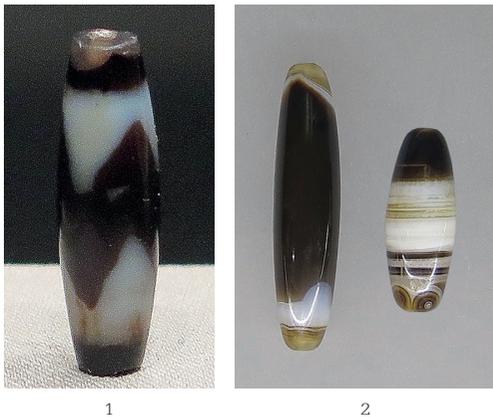
1. 玛瑙小狮，伊朗苏萨遗址出土
2. 绿松石小狮，河北定州市中山穆王墓出土
3. 黄金小狮，河南洛阳金村西晋墓出土
4. 水晶小狮，山东临沂市李白庄出土
5. 煤精小狮，山东临沂市洗砚池晋墓出土
6. 琥珀小狮，广西合浦堂排汉墓出土
7. 肉红石髓小狮，广西合浦堂排汉墓出土



① 孙机《汉镇艺术》，《文物》1983年第6期，第69—72页。

【图十五】玛瑙珠

1. 瑟瑟 西藏阿里地区札达县曲踏墓地出土
2. 比较: 中山穆王墓出土玛瑙珠



此外，还有一种用化学方法腐蚀，经人工改造的肉红玉髓珠，夏鼐叫“蚀花的肉红髓石珠”⁴¹，这种珠子从西域各国，经新疆传入我国，战国以来，出土极多⁴²，有些是腰鼓形或长筒形横纹珠，有些是球形或方形眼纹珠，或两种花纹兼具。眼纹，据说与迷信眼睛的神力有关。藏区流行俗称“天珠”者，与南亚、东南亚的工艺传统有关，便属于蚀花类的珠子〔图十五〕⁴³。此外，还有一种模仿肉红玉髓眼纹珠的琉璃珠，俗称“蜻蜓眼”〔图十六〕，战国秦汉墓出土物极多，有些是从境外输入，有些是本地仿造，或说即古书中的“随侯之珠”。“蜻蜓眼”，来源很多，伊朗可能是产地之一。

【图十六】“蜻蜓眼”琉璃珠

1. 战国蜻蜓眼 曾侯乙墓出土 湖北省博物馆藏 2. 战国蜻蜓眼 山西太原金胜村赵卿墓出土 山西博物院藏 3. 战国蜻蜓眼 马家塬西戎墓出土 甘肃省考古所藏



〔作者单位：北京大学中文系〕

（责任编辑：郭洋梦莎）

〈1〉 夏鼐《我国出土的蚀花的肉红石髓珠》，载氏著《夏鼐文集》第三册，第262—270页。
〈2〉 赵德云《中国出土的蚀花肉红石髓珠研究》，《考古》2011年第10期，第68—78页。
〈3〉 古书中有瑟瑟珠，或说即藏语gzi，俗称“天珠”者。如《新五代史·四夷传附录三》：“吐蕃男子冠中国帽，妇人辫发，戴瑟瑟珠，云珠之好者，一珠易一良马。”但古书所记瑟瑟，或云出自山中，有些似属天然矿物，疑瑟瑟是玛瑙或玛瑙类串珠的泛称，包括人工改造者。

更正

本刊2022年第2期(总第238期)刊发的魏峻《16—17世纪的瓷器贸易全球化：以沉船资料为中心》一文，第012页第1段第2行“16世纪40至80年代”，应为“17世纪40至80年代”。特此更正！

由此给广大读者造成的误解，本刊深表歉意！

《故宫博物院院刊》编辑部

2022年2月14日